

寒冬腊味胜珍饈

■ 余娟 (四川)

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，当北风卷走最后一丝秋意，江南的屋檐下便挂起了一串串红白相间的腊味。老辈人说：“寒冬腊味赛山珍”，这经风霜浸润、时光雕琢的滋味，是岁月馈赠给味蕾的厚礼。

腊味的灵魂始于选材。江南人腌肉偏爱太湖流域的黑毛猪，此猪散养于水乡泽国，食菱角嫩叶，饮运河水，肉质细嫩如凝脂。老屠夫挑肉有诀窍：“三层五花是上品，肥瘦相间如云霞；后腿精肉做风鸡，紧实弹牙赛鹿脯。”

腊味的灵魂始于选材。江南人腌肉偏爱太湖流域的黑毛猪，此猪散养于水乡泽国，食菱角嫩叶，饮运河水，肉质细嫩如凝脂。老屠夫挑肉有诀窍：“三层五花是上品，肥瘦相间如云霞；后腿精肉做风鸡，紧实弹牙赛鹿脯。”

盐是腊味的魂魄。江南腌肉必用淮盐，此盐产自黄海之滨，颗粒饱满如碎玉，咸中带鲜似海风。老盐商讲究“三晒三筛”，让盐粒吸收日月精华，方能成就腊味的底蕴。

腌肉是场与时间的博弈。将整块五花肉抹上炒过的花椒盐，反复揉搓如按摩，让盐味渗入每一丝纹理。老辈人传下秘诀：“冬腌七日夏三日，春秋五日正当时。”腌好的肉需挂在通风处，任北风如梳，梳理出咸香的风骨。

风鸡的制作更见功夫。选两斤重的公鸡，去毛不开膛，从翅根处塞入盐与花椒，用麻绳

捆紧如襁褓。老厨师说：“风鸡要头朝下吊在梁上，让汗水汇聚在胸脯。”待鸡身泛起琥珀色光泽，用竹签轻戳，若渗出金黄色油脂，便是大功告成。

腊味上桌，便是年味的序章。最经典的当数“腊味双蒸”——腊肉与风鸡同蒸，油脂相互浸润，咸香层层叠加。腊肉如红玉，透着琥珀光泽；风鸡似金箔，泛着油润亮色。夹一筷送入口中，先是盐的霸道，继而肉的醇厚，最后是花椒的微麻，在舌尖奏响三重奏。

腊味煲仔饭是冬日里的暖阳。砂锅底抹猪油，铺上晶莹的泰国香米，将腊肠切片如月牙，均匀码在米上。小火慢煨时，腊肠的油脂渗入米粒，锅底结出金黄的锅巴。开盖瞬间，蒸汽裹挟着腊香扑面而来，米粒裹着油光，腊肠泛着红晕，让人未食先醉。

最妙的是腊味火锅。将腊肉、腊肠、风鸡切薄片，在铜锅里涮煮。腊肉遇热卷曲如浪，腊肠舒展似帆，风鸡绽放如花。蘸料需用腐乳、芝麻酱与辣椒油调和，咸鲜辣香在口中爆炸，驱散冬日的寒气。

腊味的制作，是活着的非遗。在苏州平江路，仍能看见老师傅用竹匾晾晒腊肉，阳光透过

腊肉的缝隙，在地上织出金色的网。老师傅说：“晒腊肉要像晒书，早上九点晒，下午三点收，让阳光慢慢渗透进去。”

杭州超山有户梅姓人家，祖传的风鸡手艺已传七代。他们用梅树汁代替部分盐，让风鸡带着淡淡的果香。每年立冬，全家老小齐上阵，揉盐的揉盐，捆鸡的捆鸡，笑声与腊香在院子里交织。

腊味不仅是美食，更是养生智慧的结晶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腊肉，补中益气，养肝脾。”寒冬时节，人体需要更多热量，腊味中的蛋白质与脂肪，恰能提供持久能量。老中医说：“腊味性温，配以萝卜炖汤，可去燥火；佐以姜茶，能驱寒邪。”

在绍兴安吉古镇，至今保留着“腊味养生宴”的习俗。腊肉炖天麻，风鸡煲黄芪，腊肠炒荠菜，将药膳之道融入日常饮食。游客尝后皆赞：“这腊味里，藏着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。”

腊味是游子心中的乡愁。在上海弄堂，冬至后总能看到老人晾晒腊肠，那红白相间的颜色，是故乡的明信片。在纽约唐人街，腊味店的橱窗里，风鸡与腊肉并排悬挂，让异乡人闻到故乡的味道。

“求阙”的智慧

■ 文悦 (天津)

晚清名臣曾国藩把自己的书斋题作“求阙斋”，“求阙”二字源于他读《易经》的感悟。

可是，这“阙”字，初看有些刺目，仿佛一方完好的美玉上，偏要寻出那一点天然的瑕疵来。世人求的，大抵是圆满，是花好月圆，是功德圆满，是十全十美。将书斋题作“求阙”，不啻一种逆流而上的固执，一种近乎自苦的清醒。然而，细细品味，这“求阙”二字里，却含着一股沉静而坚韧的力量，像一枚温润的苦胆，虽入口苦涩，却能清心明目，教人于浮世的喧嚣中，寻得内心的定力。

我想，曾文正公在灯下读《易经》时，定是窥见了宇宙间那最朴素也最不可违逆的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”法则。的确，天地运行本就藏着“求阙”的玄机。春盛到极致便会落红，夏繁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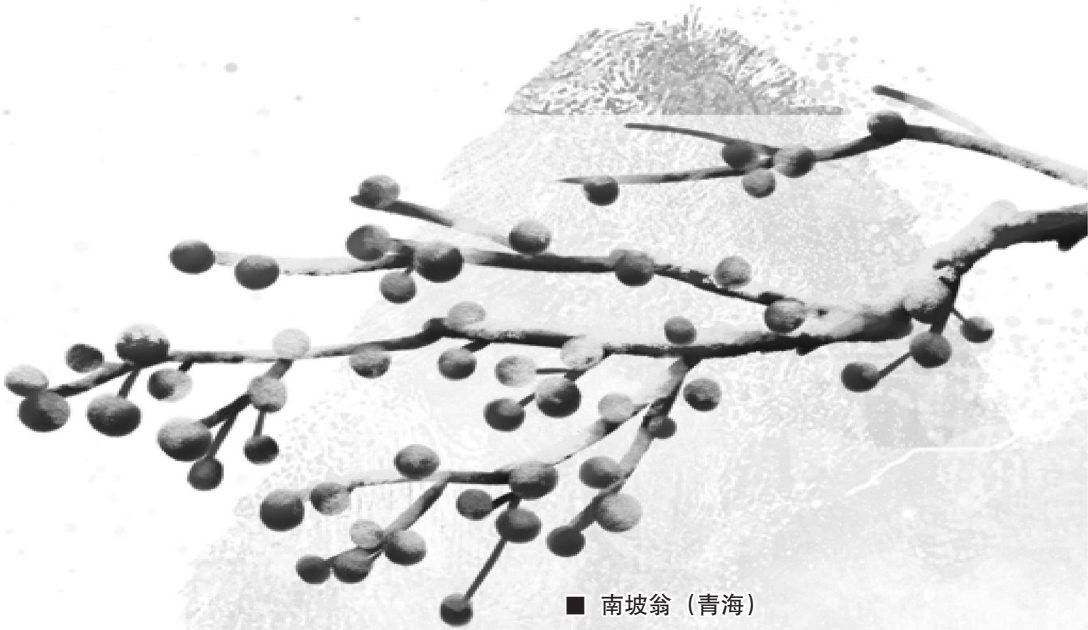
顶点即要入秋，日月盈亏交替，四季循环往复，从未有过永恒的圆满。正如曾国藩所言：“天地之气，阳至矣，则退而生阴；阴至矣，则进而生阳。”这阴阳的消长，盈亏的转换，何尝不是天象的变幻？山间青松，正因扎根岩缝的缺憾，才生出虬劲坚韧的枝干；溪中卵石，历经流水打磨的不完美，方成就温润光滑的肌理。自然从绝对圆满，却在“求阙”中生生不息，这是造物者的大智慧。

这道理，扩展开去，人生亦然。曾国藩戎马半生，官至极品，却始终以“求阙”自警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平日最好昔人‘花未全开月未圆’七字，以为惜福之道、保泰之法。”这份清醒，让他在功成名就时不骄不躁，在顺境之中留有余地。反观历史上多少英才，因一时得意而忘形，在圆满中迷失自我。战国时期的白起，战功赫赫却性格刚烈，最终落得被赐死的下场；清代的

和坤，权倾朝野却贪得无厌，终究身败名裂。他们皆因不懂“求阙”之道，被圆满的假象蒙蔽，最终被命运反噬。

“求阙”不是消极避世的妥协，而是积极人世的智慧。它不是主动追求残缺，而是在纷繁世事中保持一份谦逊与克制。曾国藩在仕途顺遂时，主动请求削减俸禄，在家书中告诫子弟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；在学问上，他深知“学然后知不足”，即便已是一代宗师，仍坚持每日读书自省。这份“求阙”之心，让他在权力巅峰时保持清醒，在学识深厚时仍存敬畏，最终成就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三不朽事业。

于现代人而言，“求阙”更是一剂治愈焦虑的良方。在这个追求完美的时代，人们总被“圆满”的枷锁束缚，为工作不够出色而焦虑，为生活不够富足而烦恼，为关系不够融洽



■ 南坡翁 (青海)

河没有名字。从我能记事起，村里人就只叫它“河”——就像唤狗只叫“狗”，唤猫只叫“猫”，太亲太近了，反倒用不着名字。河也的确近，从我家后门出去，下十几级青石板台阶，就到了它的边上。

春天，河沿上的杨柳发了新芽，软软地垂到水里，引得那些寸把长的小鱼来啄，水面上便一圈一圈地荡开来，密密的，像是谁用极细的笔尖画的。夏天是我们孩子的天下，脱得赤条条的，“扑通”跳下去，水凉得激人一哆嗦，随即也就惯了。水底下是柔柔的、凉滑的水草，脚趾缝里痒酥酥的。有时能摸到河蚌，扁扁的，壳上有一圈圈疏密有致的花纹，拿回家去，母亲说是无用的，多半又扔回河里。到了秋天，河水会瘦一些，清冽的，看得见底下灰白色的鹅卵石。岸边的乌桕树叶红了，一片两片地落在水面上，便像极了一叶小小的、无人驾驶的身，悠悠地，打着转儿，不知要漂到哪里去。冬天河水是温顺的，薄薄的雾气罩在水面上，对岸的景物便有些朦胧，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的旧相片。

我们虽然不叫它名字，可离了村子，跟外乡人提起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我们的河，似乎该有一个只属于我们、只配得上它的名字才好。

这想法，在我离开家乡的许多年里，竟成了一个隐隐的念想。城里的河，都有响亮的名字，什么“江”，什么“浦”，水却是浑浊的、呆滞的，被齐整的石驳岸规规矩矩地束着，像一条巨大的、僵死的长虫。我便念起想我那没有名字的河，念它的清，它的活，它两岸自由生长的、乱蓬蓬的草木。

去年回乡，却几乎认它不出了。河还在，只是窄了许多，水色灰绿，泛着一层油似的光，懒懒地，几乎看不出流动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好像专程来看望一位老朋友，却发现他已全然不认得我了。

叫什么好呢？我曾想照着古人的法子，以地命名，叫它“村南河”。可它分明在村北流了许多年。又想从它的形状上找，“曲水”似乎雅致，但它实在也算不得曲折。脑子里闪过许多现成的词，都觉得隔，像一件借来的不合身的衣裳，套不在它的身上。

朦胧间，却想起一件极小的事来。是许多年前的夏夜，我躺在河边的草坡上看星星。祖母摇着蒲扇坐在旁边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些老掉牙的故事。我其实没在听，只看满天稠密的星星，看着它们一颗一颗，清清楚楚地倒映在黑色的河水里。那时心里什么也没有想，只是满满当当的，被那片清亮的星光和水光填满着。

我忽然坐起身来。就叫它“星波”吧。“波”是水流回旋的样子。那水里的星光，不正是被那温柔的漩涡，一圈一圈地挽留看、盘桓着的么？有了这个名字，那条清亮的、活着的河，便好像在我的生命里，重新潺潺地流动起来了。

为一条河取一个名字

■ 王文建 (河南)

雪，是冬天的精灵。没有雪，冬天便不能称之为冬天。

为孕育这个精灵，冬天使出了浑身解数积蓄能量，用硬得似铁的风卷，用阴得如黑幔的云裹，用摸一下就冰刺骨髓的土纳。终于在“大雪”节气这天下午，蓄得不能再蓄了，冬天开始急不可耐地、不管不顾地、无休无止地，从肚子里往外掏棉絮子——成把成把，堆成堆，肆意得没边没沿，狂放得张牙舞爪。受其影响，那棉絮子也轻狂得失了形态：遇到树，就在其脸上狠狠拧一把，然后“哈哈”着跑开了；碰见水，就在其手心娇俏地捏一下，然后“咯咯”着捧起了浮动的野鸭；逢上草，就仄仄起臂膀在其身上温柔地扛一肩，然后“啾啾”着骑于茎蔓摇头晃脑唱起了《认真的雪》……棉絮子那般纯洁无瑕、晶莹剔透，尽管没一点正形，可任谁也不敢朝歪处想，万事万物就那么恭肃地行着“注目

■ 子安 (福建)

这一天天刚亮，推开窗户就看见临江城笼罩在一层很薄很透的寒气之下。并没有下雪，只有风，在西湖瘦弱的水面掠过，在保俶塔沉静的轮廓旁穿梭，竟让我无端地觉出几分宋时的凉意来。一时兴起便想在城里走一走，找一找那场下了将近一千年的、属于宋朝的雪。

雪自然是有的。南宋皇城的地基上，现在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吴山；御街上的喧嚣，早已被新修的商铺和川流不息的车马所淹没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忽然被一片小小的腊梅林拦住了去路。这梅花开得晚些，从树上伸下来几根稀稀落落的枝条，上面结着鹅黄色的花苞，硬邦邦的，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玉疙瘩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固执地吐出一股清冷的甜香。我就这么看着，看久了，那枝头上的梅花就渐渐地模糊起来，淡下去了，变成另一种模样——是梅，也是雪。周密《武林旧事》中“禁中赏雪”说得清楚：“后苑进大小雪狮儿，并以金铃彩缕为饰，又作雪花、雪灯、雪山之类……”皇家的雪，总要先雕成个模子，圈养在琉璃世界、金银丝线里。一场华贵冰凉的宴席，怕是有雪狮子，眼睛也是拿好墨玉点上的，不知能

礼”。就连平时动不动便叽叽喳喳的鸟雀，此时也噤了声，整个世界静成了一张白纸。

这样的时侯，少有人扰，少有物喧，极适宜和先贤对话。于是，信步向一墙之隔的花洲书院走去。

既去花洲书院，便不能不去春风堂。倘若花洲书院是“龙”，春风堂就是当之无愧的“睛”。换言之，没有了春风堂，花洲书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花洲书院的其他建筑，像览秀亭、百花洲、藏经阁等皆为附属建筑，唯有春风堂才是正儿八经传经布道、培养才俊、令人神往的地方。

从南门过牌廊，步条石，越土城，穿广场，一路踩着雪花，来到了春风堂。大雪，无声地落着。堂顶，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毡，散射着道道银光。堂前，桂树枝杈上，开满了一朵一朵白花。不时有雪团凌云而来，仿佛顽皮的孩童，于空中蹦跳着、戏耍着，然而一看到门额上烫金的三个大字——春风堂，立

马止了声息，悄悄拱入大地的怀抱。那架势，显然是怕扰了春风堂的清静。

堂中，“仿真版”的木桌椅整齐有序地摆放着，“仿真版”的铜铸范仲淹塑像正襟危坐于讲台。蹀躞其间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九百八十年前。

公元1045年，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后，为避政治纷争，主持变法的一代名臣范仲淹自请知邓。“朝奉天字侧，暮寝江湖远”，这要放在一般人身上，怕是要心灰意冷、万念俱灰，要怨艾迭生、牢骚满腹。但他却仿佛未受任何打击一般，一踏上邓州大地，就修水利、扶农桑、兴酒业、轻刑罚、废苛税、建书院。在春风堂，他广纳寒门学子，推行“平民教育”。除了聘请名师，公余之时，还亲自授课。这，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怀，怎样的一种力量，才能支撑着他不计个人得失，只管埋首在百姓心头犁出人生之光？对此，他的《岳阳楼记》回答得再清楚不过了。

上前，俯身拂去范仲淹面前桌上的浮

尘，我仔细寻找着，希望能觅见一星半点他一笔不剩神灏洒的松烟墨，借以窥视他当年伏案奋笔疾书《岳阳楼记》时的情形，窥视他那颗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伟大之心。

不知从哪里，一片雪花倏忽而进，落于案端，润湿了一团。不由得想，难道雪花也想如我一样，哪怕如何潮湿了魂魄，也要离圣贤近些，再近些，以便能濡染些许他的精神风范？

郑重选一张桌子，规规矩矩笔直坐下，举目仰视着范仲淹的铜铸塑像，仿佛这样就能成为他的学生，像当年受教于此的范纯仁、张载、韩维等志士那样，聆听他拨云见日的教诲。

暮色渐起，恋恋不舍走出春风堂，踩着积雪往回走。“咯吱，咯吱——”，雪声萦耳中，不经意间，范仲淹颀颀颀州时所作的那句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浮现在脑海。这话，是他讴歌严子陵的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不也是范仲淹自己的写照吗？

宋朝的风雪

不能望得见官墙之外，更广阔的人世风雪？

我的思绪就如臆想中的雪粒子，悄悄地往北飘，飞过此刻看不见的淮水，落在一百多年前那座更大、更辉煌的城——汴梁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回忆它的冬天，满纸都是滚烫的眷恋：“冬月虽大风雪阴雨，亦有夜市：狐羹、鹅鸭、温香、冻梨……”风雪在这里不是阻隔，反而是市井生气的鼓点。我似乎可以听见州桥夜市食摊的棚布在风中扑簌作响，炉火被雪光照得格外红；我仿佛看见冻得通红的鼻尖靠近一碗热气腾腾的狐羹，热气与漫天飞雪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人间烟火，哪是天上寒烟。这里的风雪，是嘈嘈切切，是有声有色的，是羊羔酒的温度，是炙子骨头的焦香。然而，这一场场鼎沸的热闹，这一份份温暖的烟火气，所有“天晓诸人市”的平常日子，都在靖康那一年，被一场比这更寒冷的、由铁蹄掀起的风雪，永远封存在了一卷《东京梦华录》的斑驳文字当中。梦做得越真切，醒来时的风雪就越刺骨。

汴梁的风雪，终究是呼啸着扑面而来的，像汹涌的人潮，又仿佛历史本身的喧响与市肆的鼎沸之声一起汇流。可宋人的魂魄，或许更安于另一种风雪之间——那是落在江南庭院里，或者荒村野渡头，也可能是诗人衣襟上、心头上的那些细小雪粒子。它并非天象之变引发的事端，而是人心深处的心境。

我转过一处粉墙，墙里伸出几竿清瘦的竹，梢头在风里轻轻颤动。这样的画面，就最适合那个叫作王禹偁的诗人了。他被贬到黄州，那个冬天一定很冷。没有酒朋，只有满庭积雪、几竿冻竹，还有一个被朝廷抛弃的孤臣。那雪是静的，静得能听见自己心中不甘和落寞的声音；那竹是硬的，硬得像他始终没能磨圆的棱角。这里，风雪便成了一面澄澈的寒镜，映出他所有的坚持与憔悴。

风雪总是没有感情的。它装扮园林，也摧毁生计；它唤起诗情，也掩埋哭声。我从那些精致的诗意里暂时逃出来，翻开《宋史》，扑面而来的

就是它的另一副凶相：“熙宁七年，河东、河北地震，水环城郭……”“元祐八年，江湖淮浙诸路水，民流移……”这些文字简单得近乎残忍，背后却是无数溃堤的堤坝、无数塌陷的茅屋、无数具要等到春天融雪才能找见的青紫色尸体。苏轼在黄州，看着“今年稂稻熟苦迟，庶见霜风来几时。霜风来时雨如泻，把头出窗镰生衣”，他心里悲悯的，就是这风雷雨露对于升斗小民，并不是诗料，而是悬在头顶上的生计之剑。那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子湖，在另一个时辰，也可以变成吞噬良田的怒涛。这个时侯，风雪不再是士大夫笔下的清客，它变回了那个古老而威严的自然神祇，提醒着繁华的脆弱和生命的卑微。

风又大了一些，把我从一层层的历史烟云里吹了回来。我还是站在临安的街头，站在真实而无雪的当下。我大概开始明白过来，我要找的东西，不是一场物理上的降雪，而是在冷空气里看世界和自己的目光，是瑟缩着打理生活的韧性，是在绝境中还没有完全熄灭的一点诗意灵光。

